

闽粤台

民间信仰论丛

谢重光 著



海洋出版社

闽粤台民间信仰论丛

谢重光 著

海洋出版社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粤台民间信仰论丛/谢重光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027-8207-8

I. ①闽… II. ①谢…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福建省②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广东省③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台湾省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0862 号

责任编辑:张 荣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 mm×1092 mm 1/16 印张:18

字数:350千字 定价:58.00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概论篇

导论	3
佛教的外衣,道教的内容:福建民俗佛教论略	13
从吴仞的神化看福建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	26

妈祖篇

妈祖世谱考论	39
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的不同历史背景	45
妈祖崇拜宗教类型	51
妈祖信仰与儒、释、道三教的交融	60
妈祖与我国古代河神、海神的比较研究	66
闽西客家地区的妈祖信仰	78
福建省漳浦、东山二县的妈祖信仰	95
略论妈祖信仰的主要社会功能	108
妈祖信仰:建构东亚共同体的重要精神资源	121

开漳圣王篇

陈元光:由历史舞台走向神坛之路	137
《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二篇系伪作考	155
“开漳圣王”陈元光论略	170
陈元光家族遗迹杂考	180

定光佛篇

闽台定光佛信仰研究	191
闽台定光佛信仰宗教性质辨析	213
宋代莅汀官师与定光佛信仰的形成	222

三山国王及其他

三山国王信仰考略	231
明郑集团与天地会关系考	242
旧时武平县万安镇魏公庙庙会情况调查报告	253
近年来福建南少林研究述评	259
雪峰义存一系禅密兼修僧人事迹考述	266
宋代以来闽西、粤东临水夫人信仰流变略考	272

概 论 篇

导 论

一、闽粤台民间信仰具有很高的同质性

民间信仰是活跃在民间、活在老百姓心中的宗教信仰。它虽然不像正规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那样，有自己确定的经典、教义、教规、教主，有固定的庙宇和一整套制度化的人教仪式及日常宗教生活准则，但却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水乳交融，时刻影响着民众的社会心理，并衍化出种种民俗活动。这样的民间信仰，全国都有，而以福建、广东和台湾最为盛行。

闽粤台民间信仰的盛行，与这一地区信巫尚鬼重祀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信巫尚鬼重祀，其实是我国南方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汉书》早已记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而“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①其后历代的传世文献，关于南方地区特别是闽粤台地区信巫、尚鬼、重祀的记载，比比皆是，连绵不绝，说明这些地区的信巫、尚鬼、重祀传统，历几千年未有根本的转变。所不同的是，荆楚、吴越等地，因为与儒家文化核心圈的中原地区较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较久、较深，信巫、尚鬼、重祀传统有所淡化，而闽、粤、台偏在海隅，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较短较浅，所以信巫、尚鬼、重祀传统至今仍根深蒂固。

信巫、尚鬼、重祀之俗的核心是万物有灵，民间信仰就是万物有灵的产物。因为万物有灵，所以无论是各色人等，还是山川、树木、石头、动植物，都可以转化为神，成为民间信仰膜拜的对象。例如妈祖，是莆田湄洲屿上一位年轻的渔家女歿后成神；吴真人，是宋代漳泉间民间医生歿后成神；开漳圣王，是唐代闽粤之交的一位将军歿后成神；定光佛，是宋代闽西的一位得道和尚歿后成神。而三山国王，则是粤东明山、巾山、独山三座大山的山神，它托灵于惠潮之交的一块界石，说穿了就是对石头的崇拜，是石头成了神明。定光佛后来衍化出怪鸟形象的五古佛，则与闽越土著悠久的树崇拜和石崇拜相关。

共同的深厚的信巫、尚鬼、重祀传统，决定了闽、粤、台民间信仰特别盛行，还决定了这三个地区民间信仰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因

^①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68页。

素,决定了上述三地之间民间信仰的同质性,其一是三地有相同的民系,其二是三地之间的移民关系。

三地有相同的民系,具体地说,就是这三地都有福佬与客家两个民系。在大陆来说,福佬民系主要涵盖了闽南方言区和潮汕方言区,而潮汕方言实际上是闽南方言的次方言。由于方言相同或相近,加上地理上的境土相连,彼此间并无大山大河的阻隔,所以潮汕地区历来是“亲闽疏粤”^①,闽南与潮汕实际上是同一个文化地理单元。民间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闽南人与潮汕人都属于福佬民系,闽南与潮汕又属于同一个文化地理单元,闽南与潮汕的民间信仰具有较大的同质性,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客家民系最集中的住区在闽粤赣交界区,内含赣南、闽西、粤东北三片。这里先撇开赣南,就闽西与粤东北而言,实际上,主要就是汀江水系、梅江水系与韩江水系的范围。汀江水系、梅江水系以及韩江水系的上游部分,分布的基本上是讲客家话的人群,属于客家民系,在文化地理上,它们也属于同一个单元。对此古人早有认识,南宋时有一位文人写的《过汀州》诗,就指出汀州是“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②。在同一个文化地理单元上,住着同属客家民系的人群,其民间信仰具有同质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就台湾而言,按族群划分,除了原住民之外,有福佬人、客家人和所谓外省人三种汉族族群。外省人是1945年之后从大陆陆续移去的居民,姑置不论。福佬人、客家人两个族群,都是明末以来由闽南、粤东、闽西迁过去的。闽南漳、泉两州及粤东的潮汕迁过去的是福佬民系,粤东的嘉应州及闽西汀州迁过去的是客家民系。移民的过程同时也是移神的过程。移民通过分香、分灵等方式,把原乡的保护神移到新居地安奉,成为新居地的保护神。所以,原先盛行于闽南、粤东、闽西的妈祖、保生大帝(即吴真人)、开漳圣王、定光古佛、三山国王等神明,同样盛行于台湾福佬人和客家人中。无疑,闽粤台之间此类民间信仰,也具有极高的同质性。

二、闽、粤、台之间民间信仰的承传和变迁

不过,文化传播的规律是有承传,也有变迁。任何一种文化,从甲地传到乙地,都会为适应乙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作相应的调整,而发生文化的变迁,或

^① 潮汕在文化上“亲闽疏粤”之说,首先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著作《广志绎》里提出,今人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予以阐发而广为人知。蔡鸿生之说见其《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一文,载《潮学研究(一)》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② 《永乐大典》卷7895“题咏”引南宋佚名:《漫游集》“过汀州”诗。

称文化的本土化。民间信仰的传播,也不能不遵循这一规律。不但自闽迁台、自粤迁台体现了这一规律,自闽迁粤乃至自闽中、闽南迁入闽西也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律。

让我们以临水夫人崇拜为例,先看看民间信仰由闽中传到闽西、粤东的情况。

临水夫人信仰最初产生于福州古田,最迟不晚于南宋后期,即已流传于闽西和粤东。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宝祐《仙溪志》中:

慈感庙,在县西一里,神姓陈氏,本汾阳人,生为女巫,歿而人祠之。妇人妊娠者必祷焉,神功尤验。端平乙未赐庙额,嘉熙戊戌封灵应夫人,寻加封仁惠显淑广济夫人,宝祐间封灵惠懿德妃。^①

这位专司保护妇人妊娠的陈姓女神,就是临水夫人陈靖姑。记载中说她“本汾阳人”,是指仙游县城的汾阳村,今属大济乡。仙游县最早为陈靖姑立庙的是汾阳村,邑人因误以为陈靖姑是本县汾阳人。^② 汾阳村的陈靖姑庙称为广福娘庙,与慈感庙一样,都是专祀陈靖姑的庙宇。另外,在当时的仙游县,又有与另两位女神合祀的形式,称为三妃庙。据同书同卷“三妃庙”记载,三妃之首是顺济庙,“本湄州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歿而人祠之,航海者有祷必应,宣和间赐庙额”,显然就是妈祖。第二位也是兴化县女巫,南原淳祐七年(1247年)赐庙额“昭惠”,绍兴二年(1132年)封顺应夫人,其姓氏不详。第三就是慈感庙,“端平乙未赐庙额”,“宝祐间封灵惠懿德妃”,三人中赐庙额和封妃号时间是最晚的,因而排在最后。

但临水夫人信仰传到闽西,情况就变了。文献中关于闽西临水夫人信仰的记载,最早是开庆《临汀志》。《临汀志》卷十三“祠庙·长汀县”之“三圣妃宫”条曰:

三圣妃宫,在长汀县南富文坊。及潮州祖庙。灵惠惠助顺显卫英烈侯博极妃,昭贶协助灵应惠佑妃,昭惠协济灵顺惠助妃。嘉熙间创,今州县吏运盐纲必祷焉。

笔者早年研究妈祖信仰传入闽西的情况时,援引此条记载与《仙溪志》“三妃庙”的记载相比较,指出三圣妃中的第一位即妈祖,而第二位“昭贶协助灵应惠佑妃”与“慈感庙”女神对应,第三位与“昭惠庙”女神对应。结论是长

^① 见(宋)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祠庙”,仙游县文史学会点校,神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 据(明)周华:《游洋志》记载:“广福娘庙,在县西兴泰里,姓陈氏,福州侯官人,世以巫显。旧志云:闽人疫病凡经其咒治者,悉皆痊愈。没后里人德之,家奉香火。绍兴中,灵显益振,本邑汾阳之人始立为庙。”

汀“三圣妃宫”与仙溪“三妃庙”奉祀的对象是完全相同的。^① 这里应该补充指出的是，“慈感庙”女神就是临水夫人陈靖姑，其地位已由仙游三妃合祀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

笔者当年的研究，还据《临汀志》记载中“及潮州祖庙”和“今州县吏运盐纲必祷焉”两句话，结合当时汀江与韩江航运打通、汀州与潮州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的历史背景，推断汀州的妈祖信仰不是由莆仙直接传入，而是经由潮州间接传入。现在也必须补充指出，汀州的陈靖姑信仰，也是由潮州间接传入的。因为妈祖信仰与临水夫人信仰一向纠结难分，而当年福建沿海与闽西之间的交通艰阻，汀潮之间的水路联系却便捷畅通，因而临水夫人信仰与妈祖信仰一样，也是由福建沿海先传到潮州，再从潮州传到汀州。最初传入汀州的临水夫人信仰，也是以三妃合祀的形式呈现的。

如同妈祖信仰传入闽西山区后，发生了由海上女神向山区女神转化的变异一样，临水夫人信仰在闽西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其本土化的内容丰富多彩，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临水夫人的地位超过了妈祖，不但临水夫人的专庙“夫人庙”数量很多，三妃合祀形式的祠庙也很多，而且在三妃中临水夫人已高居第一位，称为陈、林、李三位夫人。老一辈的乡民都熟知三位夫人很灵验，也知道三位夫人就是陈、林、李三位菩萨，谁都不会把陈、林、李的顺序搞错。康熙间武平举人林宝树撰写的《一年使用杂字》，在闽西各县不胫而走，家喻户晓，其中关于乡民求神拜佛的情况，书中写道：

有行香火提傀儡，赛还良愿香山戏……华光菩萨并观音，三位夫人随人许。^②

说明三位夫人与华光菩萨、观音并列为乡民们心目中最主要的三种神明。笔者的家乡武平县万安乡下圳村，村里小溪旁就有一小庙，名为三位夫人庙。村民虔信三位夫人，笔者的大伯乳名叫做夫人保，就寓有托庇夫人的保佑平安成长之意。又据调查，闽西民间信众对妈祖生前身后事或传说知之甚少，而由于《夫人戏》（即搬演临水夫人故事的傀儡戏）的长期演出，一般老耆对戏剧化了的陈靖姑大都耳熟能详。这一切说明，在闽西山区，临水夫人的实际影响恐怕要大于妈祖。道理很简单，因为闽西是山区，对于助产、保婴、护赤和救治疾疫的需要，大于保护河海航行平安的需要，因而对于职司助产、保婴、护赤和救治疾疫的临水夫人的需要，大于职司护海安澜的妈祖的需要。

^① 谢重光：《闽西客家地区的妈祖信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一年使用杂字》，康熙间武平举人林宝树撰，又名《年初一》，武平县委文史委重刊本，1994年。

临水夫人信仰在闽西、粤东本土化的另一表现,是与当地其他重要神明混化,而导致神明形象、传说、人名等出现形形色色的变异。

例如,“三山国王”是旧潮州地区(包括今梅州)影响极为广泛的神明,开初并没有听到三位国王有夫人之事,但后来却出现了“三山国王”有三位夫人的传说,称为“三姐”。而最为特别的是,在澄海县,“三山国王”的三位夫人不是与三山国王一起被奉祀,却因为“三姐神尚雅静”,信众特地为她们盖了“干三宫”单独奉祀。而三姐又称三奶,三奶的生日分别是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所以乡民有“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拜三奶”之俗。^① 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因为“三位夫人”信仰传至潮州,才产生“三山国王”各有一位夫人、她们三人并称为“三姐”的传说,也就是说,可能是三位夫人信仰与三山国王信仰杂糅混化,导致潮州出现了崇拜“三姐”的庙宇及相关习俗。从三位夫人信仰演化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三位夫人信仰受三山国王信仰的影响,三位夫人中各位女神的姓名、生辰、职司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在闽西,三位夫人信仰则可能与长汀等地盛行的邹公信仰产生了混化。据刘永华的研究,旧汀州四堡一带的邹公传说或李公传说,其学法、斗法、除妖等故事情节,以及叙事结构和细节,“与和闽山派关系密切的陈靖姑(一作陈进姑)传说相当接近。”^② 另外,四堡邹氏族谱称“邹公”为宋状元邹应龙,有陈、李(李顺姑)二夫人被封为“崇懿孚惠佑助圣妃”。^③ 但据近年在泰宁邹应龙墓出土的圹志,邹应龙前后两娶都是叶氏,^④ 他并没有陈、李二位夫人,当然更无所谓二夫人被封为“崇懿孚惠佑助圣妃”之事。那么,四堡邹氏族谱是不是无中生有呢?也不尽然。合理的解释,应是临水夫人信仰传到闽西后,人们按照临水夫人的模式重新塑造了本地乡土保护神邹公信仰,也可以说,临水夫人信仰与邹公信仰混化后,以邹公及其二位夫人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进而考察闽、粤民间信仰传到台湾发生的变迁情况。

先以惭愧祖师信仰为例。惭愧祖师俗姓潘,原名了拳,唐代福建邵武人。少时出家为僧,后在广东梅县与大埔县交界的阴那山弘法。将圆寂时,认为一生未能广度众生,心觉惭愧,故令弟子在其灵骨塔写上“惭愧”两字,后人称为“惭愧祖师”。明末郑成功经略台湾,军士中的惭愧祖师信徒将此信仰带到台湾。

① 李汉庭:《潮汕的女神》,转自“潮汕之窗”网,网址:www.chaoshang.net/cswin/index.php。

② 刘永华:《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③ 民国连城:《邹氏族谱·祭祀》,转自陈支平《福建族谱》,第221页。

④ (宋)赵与筹:《故少保大资政枢密参政邹公圹志》,转自“中国泰宁网”,网址:www.fjtn.com。按:赵与筹为邹应龙女婿。《圹志》称:“公两娶叶氏。”

清代台湾的汉族移民在拓垦过程中与原住民发生冲突,深信“生蕃出草”期间,惭愧祖师会托梦,提示民众防备攻击,因此对惭愧祖师的信仰广为传播,乃至部分平埔族也加以信奉。据说台湾镇总兵潮州客家人吴光亮,统领军民打通八通关古道时,也曾得惭愧祖师之佑助。今台湾主祀惭愧祖师的庙宇约有17座,以中部漳州移民为主的南投县一带为多。

惭愧祖师的原型是得道僧人,其信众原先以粤东的客家人为主,粤东阴那山惭愧祖师祖庙的祖师像,乃是在莲花座上结跏趺坐的僧人形象。但在台湾,在长期复杂的族群互动和信仰混化过程中,现在信众已以中部的原漳州府属南靖、平和二县移民为主,对于惭愧祖师原来的身世、来历、功能,在信众心目中都已变得模糊不清。而惭愧祖师的形象,也变成头戴王冠、身穿文武装、光脚的道教神明。台湾信众传说,惭愧祖师是明朝福建省平和县人,有三兄弟,分别名为“潘达孔”、“潘达德”、“潘达明”,三兄弟深通武术且行医济世,灵感显赫、救济驱邪、有求必应,医好不计其数的神奇怪病。“惭愧”本是此三人之谦称,成神后,人称三人为“惭愧祖师”。而惭愧祖师原先在大陆的道场则在荫林山,以故又称荫林山祖师。

“荫林山”的闽南话读音,与客家话“阴那山”相近,显然是由阴那山音讹转化而来。三兄弟之说,则投射出三山国王信仰的影子;行医济世、灵感显赫、救济驱邪、有求必应,医好不计其数的神奇怪病云云,则投射出漳州人普遍信奉的保生大帝吴真人的影子;说惭愧祖师原是平和县人,深通武术、救济驱邪、身穿文武装、光脚云云,却又有漳州府平和县三平祖师的影子。看来,现在台湾的惭愧祖师信仰,应是信众糅合了三山国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师等多种信仰的因子,重新创造出来适应信徒多方面需要的综合神明。

再来看看三山国王和开漳圣王的情况。

三山国王信仰发源于粤东潮州,而今广泛流传于粤东和台湾省、马来西亚等地。三山是粤东的独山、巾山、明山三座大山,其位置界于潮州与惠州之间,是潮惠之间的界山。三山神就是独山、巾山、明山这三座山的山神。三山神信仰肇迹于隋,那时粤东的主人是俚人,福佬民系和客家民系都还没有形成,无疑,三山神的创造者是俚人。但后来福佬人和客家人先后进入粤东,都接受了三山神信仰,三山神信仰遂成为粤东各族人民共同的民间信仰。清嘉庆潮州人郑昌时描述三山国王在潮州地区被祭祀的情形曰:

三山国王,潮福神也。城市乡村,莫不祀之。有如古者之立社,春日赛神行雉礼。酌饮酣嬉,助以管弦戏剧,有太平乐丰年象焉。^①

^① 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卷1,吴二持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但在台湾，三山国王却被视作客家人的守护神，三山国王庙被看作客家聚落的文化标志，认为有三山国王庙的地方，必然是客家人的居住地、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不少学者对此作了种种论述。其实三山国王庙在台湾的分布很广，除了桃园和澎湖之外各县市都有。分布较多的地区为宜兰、屏东、彰化、新竹四县，其中又以宜兰县境内的三山国王庙最多，共有 31 座。而宜兰县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漳州的福佬人。

由于族群互动的关系，台湾三山国王庙的神明性质也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台中清水镇，清朝初年是粤东土著的承垦地，由粤东客家人建立的调元宫，供奉来自粤东的乡土神三山国王。但乾隆年间林爽文事件之后，客家人被迫迁走，清水镇成了泉州人的天下。调元宫依旧香火鼎盛，但供奉的神明名称却改为三仙国王，关于其来历，也有了新的解释，说是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公和张飞。^①

日久年湮，即使在台湾客家人中，关于三山国王的来历，也非常混乱。有说是南宋末年潮州的三位结义弟兄连杰、赵轩、乔俊，因组织民兵保卫乡里而受封的；有说三山国王的故事发生在唐朝、南北朝或北宋的。^②民间信仰本来就是民间的创造，在其流传和传播过程中，信众因讹传讹或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需要不断加以再创造，是难免的，也是必然的，不足多怪。

开漳圣王陈元光在闽台之间的传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在漳州原乡，陈元光庙一般称为威惠庙，或将军庙，陈元光之神祇被称为灵著王，或陈将军，或州主，直到晚近，并没有称为开漳圣王的情况。开漳圣王之称首先出现于台湾，出现于残酷的分类械斗之后。我们推想，在台湾漳泉拼、闽粤拼的尖锐族群斗争中，既然泉州人有开台圣王（还有开闽圣王），粤东人有三山国王，漳州人也不甘落后，把自己家乡的守护神升格为开漳圣王。近年来，由于两岸的热络互动，不少漳州祖籍台湾同胞回乡寻根谒祖修庙，他们捐修或倡修的陈元光庙，遂按照台湾人的习惯叫法，称为开漳圣王庙。所以开漳圣王之称，乃是“出口转内销”，是由台湾传回来的。与开漳圣王信仰有关的一些信俗，也由台湾传回漳州。所有这些，也都是民间信仰承传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

顺便提一下，原来漳州的陈氏，向来分为北庙陈和南院陈两大系统。北庙是旧漳州城北的威惠庙，亦即陈元光庙。北庙陈指的是陈元光的子孙。南院是漳州城南南山寺内的太傅院。所谓太傅，传说是唐玄宗时的大臣陈邕，因罪配流漳州，建南山寺，繁衍子孙。南院陈是指陈邕的子孙。但由于近年来漳州大力弘扬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影响急剧扩大，遂至南院陈寂而无闻，似乎全漳州的陈姓民众乃至由漳迁台的陈姓民众都成了陈元光的子孙。这也是陈元光崇拜在漳台间传

①② 刘还月：《台湾客家风土志》，台北：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114—116 页。

播造成民俗变迁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学科互补问题与本书研究旨趣

闽、粤、台是民间信仰最为盛行的地区，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也以闽、粤、台学界最为活跃，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比较两岸学者的研究状况，总的说，台湾学者比较注重小传统，较多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大陆学者比较注重大传统，较多采用历史学的方法。

其实，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本身就是人类学的概念。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出版《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首先使用大传统和小传统这种二元分析的框架，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他所谓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后来欧洲学者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这一概念进行修正。认为大传统通过学校等正规途径传播，处于封闭状态，不对大众开放，从而成为精英的文化；小传统非正式传播，向所有人开放，从而导致小传统有精英的参与，而大众则没有参与大传统。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把大小传统的概念，运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应于中国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受李亦园先生的影响，台湾人类学界在台湾地区史的研究中，都很注重小传统的调查与解读。在实际的应用中，大传统又似乎具有全中国范围的历史传统的含义，而小传统则专指某个特定区域、特定社区的鲜活的生活和文化。

注重小传统，优点是走出书斋，深入民众，参与和观察民众日常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心理，并对之作解释，有利于知识分子克服脱离实际的倾向。这种在实际生活中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扩大了资料来源，增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其基本理论和方法，迅速为大陆的学者、特别是闽、粤、台的相关学者所借鉴，运用到区域社会文化的研究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学者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新概念，主张历史学要“人类学化”，提出历史学应该向人类学汲取营养，走出传统的书斋式治史方法，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走向历史现场去体验与解读文献。

历史学吸取人类学的营养，或者倡导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取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学也应与历史学相结合，人类学学者也应吸取历史学的营养。换句话说，人类学者不应只注意小传统，也要注意大传统，应在大传统的观照下从事小传统的调查与研究。

某些学者只注意小传统，忽视大传统的做法，已经产生了不少弊端。还以前面提到的三山国王、惭愧祖师等民间信仰为例，台湾有些学者做这些民间信仰的

社区调查,旨在了解和阐明这些民间信仰在该社区的变化,包括神明名称、性质、功能的变化,信众心理和信俗的变化。但如果不了解这些神明的来历,不了解相关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你又如何判断该神明、该信仰在你调查的社区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你怎么知道哪些内容是原来就有、哪些内容是传到该社区后新增加的呢?譬如三山国王信仰,在原乡本来是粤东各民族、各族群共同信仰的乡土神明,后来传到闽南,也为漳州人、泉州人所信仰,只是传到台湾后才逐渐演化为客家族群的独特守护神。许多人不明就里,因此一再声称三山国王向来就是客家人专有的守护神,并对某些地区漳州移民和泉州移民也信三山国王感到大惑不解。这就是不关心大传统引起的疏误。

再举一个定光佛信仰的例子。台湾奉祀定光佛的庙宇,现存的只有淡水鄞山寺和彰化定光庵两座。这两座寺院的庙方都想与定光佛在原乡的祖庙接上香火,以加强自身的地位,扩大自身的影响。基于此,彰化定光庵理事会曾组团到福建闽西访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是,台湾的定光佛寺庙是来自永定县的移民创建的,就以为定光佛的祖庙在永定县,所以访问团直奔永定县,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没有找到定光佛的祖庙,大失所望而归。其实,定光佛的祖庙在武平南岩,就是现在武平县岩前镇的狮岩,定光佛信仰的中心在武平和当时汀州的州治所在地长汀。要找定光佛祖庙应到武平县找,要了解定光佛信仰在原乡的状况,应以武平和长汀为主要考察对象。有一次笔者到彰化定光庵参观,对他们说了这一情况,他们才恍然大悟,并索要了我关于定光佛研究的文章,以后便顺利实现了寻根谒祖庙的愿望。

举出上面这个例子,无非说明,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既要注重小传统,也不能忽视大传统。当然,由于各人的学科出身不同,受的基本学术训练不同,各有各的学术本位,在大小传统之间有所侧重,也是很正常的。譬如人类学出身的,做研究以人类学为本位,偏重小传统,借鉴大传统;历史学出身的,做研究以历史学为本位,偏重大传统,借鉴小传统,这样不但各个研究者的研究力求学科互补,学界的整体状况也呈现学科互补,就正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本书就是这么一种以大传统为本位,借鉴小传统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华南地区族群的研究相关联,主要考察了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定光古佛、三山国王等神明的来历,以及相关信仰的历史与现状。妈祖信仰发源于莆田湄洲屿,首先流行于福建沿海,以后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地区各族群共同信仰的女神;开漳圣王是漳州人及台湾的漳州移民的主要乡土神;定光古佛是闽西客家人的主要乡土神,在台湾的汀籍移民中也有重要影响;三山国王原是粤东各族群共同的乡土神,后来衍化为粤东客家人及台湾的粤东客家移民的

主要保护神；保生大帝主要是漳、泉两州的地方神灵，在台湾则主要是泉州同安籍移民的守护神。其他神明和信仰只偶尔涉及而已。本书的旨趣是考察这些神明和相关信仰的源流，主要采用历史考证法，也努力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自己做了一点田野调查，但主要是吸收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成果。对于同一对象，由于有的是针对其源流、现状、分布、功能、宗教属性等问题的专题研究，有的是综合研究，因而形成系列文章。如果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做人类学的同仁以及宗教界、文史界的实际工作者能起到借鉴的作用，对于两岸的文化交流有所裨益，则吾愿足矣。